

烏克蘭人的復國運動

喬一名

—

俄人溯自亞歷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都曾倡導大斯拉夫主義，沙皇帝國的其他少數民族，如烏克蘭(Ukraine)、白俄(Byelorussia)等都被強迫說大斯拉夫民族的語言，受大斯拉夫民族的虐待、奴役與壓迫，造成俄國境內民族糾紛。公元一九一七年列寧喊出各大小民族應有完全的自決權，雖暫時緩和了民族間的仇恨心理。但史達林執政時，即標榜所謂「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以實現一無階級的新社會為鵠的。將蘇聯的地主、資本家與富農都消滅了，工人、貧民也沒有以前的區別了。所以便停止使用「階級鬥爭」的字樣；而在另一方面，史達林却把蘇聯境內的民族，劃分為「優秀」與「劣等」兩個階級。

這可從第二次大戰後一次慶祝會上看出，史達林說：「我首先為俄羅斯人民的健康，高舉這杯酒，因為在蘇聯所有的民族中，我們有領導的力量，他們有清醒的頭腦，忠誠的性格和堅忍的毅力。俄羅斯人民對蘇維埃政府的信心，證實了擊敗人類的敵人——法西斯主義者——贏得歷史勝利的決定力量。」史達林極為清楚的指出俄羅斯人，具有在蘇聯各民族中的優越領導地位。

史達林的說法，可以視為在蘇聯的一個新的觀念。不過這是羅曼諾夫王朝的舊的觀念——俄羅斯民族領導其他俄國民族——的復活。

我們必須認清史達林所倡導的大斯拉夫主義，具有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兩重性格。從歷史方面看，史達林的大斯拉夫主義，其性能甚於往昔，且把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帝俄國家主義的死灰復燃。

烏克蘭人民的獨立喉舌——「烏克蘭評論」季刊，近年來迭次撰文抨擊蘇聯官方所稱：早在沙皇時代即被征服、殖民的俄國境內各民族，現已溶合

成一個單一、快樂的種族。克宮機關報刻意描繪這個所謂新的「種族大家庭」——包含有杏眼的韃靼人(Tatars)，金髮的拉脫維亞人(Latvians)，血色壯健的俄羅斯人，還有橄欖色皮膚的亞塞拜然人(Azerbaijanis)等，正以豪邁愉快的步伐，攜手共進到更光明的「共產主義」未來②。克宮這種宣傳調子，是不能掩飾蘇聯內部種族歧視的緊張情勢的。

蘇聯是一個擁有龐大和相互歧異的政治組合體的極權政體。它以十五個所謂的加盟共和國(Union republics)，十五種官方語言，四種字母，無數的方言和眾多的民族，歷經沙皇的殖民擴張政策整個地吸收進帝俄的版圖裏，今日的蘇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多語言和多民族的國家。蘇聯這個新帝國鑄造的「種族大家庭」所迸發於外的却是種族緊張、偏見和分裂主義的迹象③。我們且引用科拉茲(Walter Kolarz)的話來指證蘇聯「民族清算」(the liquidation of nationalities)的罪惡，科拉茲說：

「在蘇聯境內清算某一特定民族，並不僅是止於清算的消極目的；由俄人的帝國主義觀點來看，乃是要將所謂俄羅斯文明的種子，通過艱苦、長期的鬥爭，烙印在這些地區民族文化中，而使俄羅斯文明傲然於這些民族之上。」④

—

「烏克蘭」的原意是「邊境地帶」，因為它沒有明確的邊境。自有史以來，它即受波蘭(前波羅的海國家)、俄羅斯本部、瑞典和東方的韃靼的侵略或是壓迫。它的正式名稱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面積二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四平方英里，約相等於法國。人口約五千萬。歐洲第三條大河(次於伏爾加河和多瑙河)聶伯河彎曲流貫其境，全境有六萬英里的河流。烏克蘭有其自己最驕傲的國旗，紅藍相間，而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卅

年前，如果你問烏克蘭對蘇聯有何意義，答覆就是：烏克蘭是蘇聯最主要的燃料（例如煤一項就供應俄羅斯一半以上），冶金基地和穀倉。但目前哥薩克斯坦已超過烏克蘭成爲蘇聯主要穀倉，而其龐大的工業設備，已被烏拉區和中西伯利亞的新興工業區趕上。不過，烏克蘭在經濟上對蘇聯的重要性仍是很大的；例如烏克蘭的頓內次（Donetsk）煤田位於黑海之北，居蘇聯煤產量之首位。以一九七二年爲例，烏克蘭煤之總產量爲二億一千八百九十萬噸；高於同一年的波蘭、英國及西德。⑤

自古到今，烏克蘭平原是東歐通往莫斯科的必經戰略要地。其首府基輔建於公元八六二年年位於聶伯河畔，它曾是基輔俄國的首都，并在數世紀以來，是東歐最重要的城市。基輔一向是個十字路口，在一九一八——二〇年內所爆發的烏克蘭民族獨立戰爭期間，易手不下三十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曾被納粹德國攻佔。德人被迫撤退時，就有系統的把全市的中心地帶都炸毀，使之成爲一片廢墟。

但烏克蘭人是一支不屈難馴的民族，他們不滿俄羅斯人，尤其痛恨納粹的殘暴。戰後烏克蘭人重建新基輔，使基輔再度成爲烏克蘭的政治中心。烏克蘭歷史悠久，文化水準自古即高於俄羅斯。它是第一個東方的斯拉夫國家，是俄國的搖籃。烏克蘭因南接波蘭，歷史上曾數度被波蘭人征服過，故其民族性帶有明顯的波蘭根基，并有一種爽朗的革命性的思潮。有時他們被稱爲「聶伯——義大利人」，因爲他們是這麼一樣具有發揮性的、熱情的和善於歌唱的民族。例如畫家雷賓是烏克蘭人；戈哥里也是烏克蘭人；朶斯托也夫斯基是半個烏克蘭人。其他如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作品中，都充滿了烏克蘭的特有情調，那種明朗活潑的旋律。

三

對烏克蘭人來說，在帝俄與蘇聯之間唯一基本差異乃是：帝俄沙皇祇知一味的否認烏克蘭國家的存在；而蘇聯當局却承認其存在。不僅如是，克宮統治者甚而支持烏克蘭的民族主義；但此種所謂「支持」，僅限於烏克蘭民族主義之發展仍保留在蘇聯大帝國的版圖內爲前提。另一方面，蘇聯統治集團却以實際的戰鬥，來打擊烏克蘭的民族主義之發展。這種相互矛盾的政策

烏克蘭人的復國運動

，我們僅能從蘇聯帝國主義之玩弄權宜手段，始可解釋其邪惡。

一九二二年對蘇聯大帝國的奠立，是值得大書的一年。是年「俄羅斯國」擊敗了烏克蘭國，完成了歐俄的一統。一九一七至二〇年期間，是烏克蘭人民最好的機會，來打擊俄羅斯帝國主義之奴役並爭取西方支持的絕佳時機。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羅斯爆發并獲成功時，「烏克蘭中央議會」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發佈「第三次宣言」，建立「烏克蘭民族共和國」，要求烏克蘭民族獨立。烏克蘭人民拒絕承認隸屬於設在彼得堡的俄羅斯中央政府。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烏克蘭中央議會」又發佈「第四次宣言」，其中包括四個重要的決定：「獨立宣言」；和平條約的要求；宣佈防止「蘇維埃俄羅斯」的侵略；及有關烏克蘭社會和經濟報告。憑此宣言，烏克蘭和俄羅斯斷絕一切政治關係，取得「中歐列強」（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等國）法理上的承認及法國和英國事實上的承認。⑥

不幸，此一爭取獨立的大好機會終於付之東流。泰半原因乃是烏克蘭多數人民對於建立「國家」的信念不足。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布爾什維克份子佔領烏克蘭首府基輔，迫使「烏克蘭中央議會」遷至基托米爾。由於德、奧需要烏克蘭的糧食，乃允予烏克蘭軍事援助。最初烏克蘭的要求是將囚禁於德奧兩國的烏克蘭犯人組成軍隊，德奧則派遣不包括烏克蘭人在內的各民族組成之武裝部隊進入烏克蘭，協助烏克蘭中央議會擊退俄羅斯勢力，同年三月一日收復基輔。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代表哥薩克（Cossack）軍事力量的史卡羅帕茨基受德奧軍的背後支持，成爲烏克蘭的「統領」。隨即宣佈取消「烏克蘭民族共和國」之一切形式，而改爲在所謂「統領」領導下的烏克蘭國家。⑦由於這個理由，烏克蘭政府缺乏足恃的軍事力量，而更難取得烏克蘭人民的支持與效忠了。

我們知道當一個民族欲實現其革命大業時，必需要有個强有力的領導團體；而領導此一革命團體的領袖，他的意志和政策更足以影響此革命的成敗。這次烏克蘭人民獨立戰爭最終仍歸於失敗，另一個重大理由却是烏克蘭領袖團體缺乏經驗和政治認識。他們在戰爭初期沒有從事應有的外交步驟，來廣結鄰緣，爭取與國。更不幸他們視波蘭與俄羅斯爲兩個同等的危險國家，而未採取「聯波抗俄」的策略，竟與德、奧日耳曼國家聯絡，致遭波蘭的猜

忌。

提到波蘭參與烏克蘭的獨立運動一事，必需回顧波、烏兩民族的歷史關係。從歷史文件得知波蘭與烏克蘭的聯盟，早從十四世紀起直到十八世紀即已存在，此是波蘭帝國的時代。由於歷史上烏克蘭常是臣屬於波蘭帝國，烏克蘭領袖不信任波蘭，這是他們採納聯德奧的主要理由。

不幸，歷史的經驗有時却成爲多餘的負擔。在一九一七至二〇年期間，波蘭的軍事領袖們的態度，可幫助我們瞭解當時波蘭的立場。在這些軍事領袖們中，最有名的將領乃是帕羅斯基元帥（Marshal Jozef Pilsudski），他擔任波蘭陸軍的總司令。他是少數幾個有眼光的政治兼軍事領袖之一。帕羅斯基元帥支持烏克蘭領袖團體中的唯一睿智領導者培特魯拉（Simon Petura），認爲祇有在培特魯拉領導下的烏克蘭獨立革命，始克獲得波蘭人民的承認。因爲僅有培特魯拉具有和波蘭組成「聯邦」（Federation）的構想。當然這種「聯邦」的創建，是烏克蘭自願的，且必需與波蘭佔在同等地位。^⑧

除了帕羅斯基元帥外，至於其他波蘭將領顯然仍未看清楚這種聯合烏克蘭，甚至白俄、波羅的海諸小國的大聯邦，才是真正具有實力的抗俄大國。否則，徒憑狂熱的國家主義思想，難以恢復一百二十五年前遭沙皇帝國所摧毀的「聯邦」。

四

一九一七——二〇年的革命起義終遭波折和失敗的結局。但從蘇聯帝國的桎梏下解救出來，重建完整主權和獨立的烏克蘭國家，仍然是烏克蘭志士仁人追求的最高目標。由地緣政治形勢觀察，一個具有真正獨立主權的烏克蘭，不僅將改變東歐的政治地圖，使東歐更富於「獨立性」與「安全感」，同時將使世界政治實力的分佈改觀。反蘇聯與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觀念已成爲烏克蘭人奮鬥的信念，再看看烏克蘭人的龐大人力資源和天然資源，總結起來已注定了烏克蘭在今後的特殊地位。今日，也包含過去，在烏克蘭早已存着強烈的願望，那就是趕出俄國佬。這種強烈的願望仍可由上述的一九一八年「獨立宣言」中窺知。但此新政體在一九一八——二一年的期間，被俄共入侵者所消滅。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

（Ukra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再度宣佈：重建獨立的國家政體。這個政體很快的就遭到納粹清算，它的總理雅羅斯拉夫·史迪茨科（Yaroslav Stetsko）以及全體團員均被禁閉到納粹的集中營裏。^⑨

納粹覆滅後，烏克蘭人的復國運動即轉而繼續展開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鬥爭。領導復國運動的領袖們有科羅瓦雷特上校（Col. Y. Konovalets）、羅曼·蘇克海維奇將軍（Gen. Roman Shukhevych）以及史太朋·班德拉（Stepan Bandera）等。但強大的敵人總是得機之先，贏得戰鬥。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一次決定性的戰爭中，復國運動的主要指揮者羅曼·蘇克海維奇將軍不幸陣亡。雖然一時挫折了革命建國運動，但烏克蘭人並未就此氣餒，他們從其民族性格裏深深的反省，以期發揮其力量，再接再勵，奮鬥不已。他們中有人指出：

「烏克蘭復國運動的大好形勢，正展開在我們的眼前。欲完成復國運動的使命，首先必需在『烏克蘭國家』信念的認識下，組織一個中心領導團體；再從烏克蘭固有文化的品質裏，烏克蘭歷史中，深刻的發掘出烏克蘭固有的精神、社會性和傳統性，如此始可保證烏克蘭是永不會被擊敗的」。^⑩

「回到傳統，回到固有的基督教義中」因此又成爲現代復國革命的口號。烏克蘭革命志士指出：這種將傳統與革命的兩種觀念放在一起，表面上看起來似係矛盾；但仔細探究却又不然。「因爲一個被奴役的國家，祇有當它返回革命傳統的範疇裏，始可尋回力量的源泉」。我們想這也就是索忍尼辛時常呼籲如何解救俄國的方法吧。^⑪

儘管克宮諸會極端痛恨、畏懼烏克蘭人的民族意識，却又無法將它剷除。我們認爲這種深植在民族靈魂裏的國家之復國信念，是烏克蘭人民終將排除艱困，走向復國建國的成功大道上。

五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烏克蘭民族爲爭取主權與獨立的英勇奮鬥屢次受挫後，在二十年代裏各種地下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遍佈在烏克蘭與其鄰國境內。其中最著者首推在維也納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簡稱「OUN」。在以後幾次重要

意義的武裝革命起義中，OUN均扮演著策劃人的角色。例如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的復國起義，OUN是幕後大本營。即使起義失敗，OUN仍然活躍在烏克蘭與蘇聯各地。

一九六八年春天，OUN第四次大會發佈有關「烏克蘭國家及其組織」之重要決議。前言共四條：

1. OUN奮鬥的目標是恢復和建設一個有主權、獨立的、聯合的烏克蘭國家作為烏克蘭民族存在的最高形式。

2. 烏克蘭政府之建立將基於烏克蘭民族的意願及自身的武力，採用全民族反俄羅斯侵略者與奴役者之鬥爭以求實現。

3. 烏克蘭政府的政治、社會、宗教、文化和經濟制度將淵源於大公時代、哥薩克時代及近代政府組織的創立傳統。它將基於傳統烏克蘭基督教幾世紀所構成的法律良知和民族道德，以及深植於人民內心深處並深植於傳統政治、宗教、文化和社會機構之正義感和正義價值的體系。

4. 政府當局將重視「人」為一個精神的存在，並進而透過「人」重視家庭及整個民族，而他們的權力、自由和創造力的全面發展，將由法律保障之。國家將協合享受自由政治生活的個人和社會的努力，以加強烏克蘭民族在國內生活和國際競賽中的力量。^⑭

這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文件，不僅塑造了烏克蘭志士仁人所苦心追求的建國綱領；尤其傳播了烏克蘭民族復國的決心，此係對蘇聯帝國及共黨邪惡理論一個最有力的打擊。烏克蘭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更是前仆後繼，義不顧身，堅定的站起來與蘇聯共黨政權搏鬥。無數的知識份子，在最近幾年來被蘇聯特務逮捕、監禁，遭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他們中有的口誅筆伐撰文發表在國外的刊物上，義正嚴詞的指責蘇聯當局迫害烏克蘭知識份子。

這些知識份子指出：蘇聯當局仍繼續在烏克蘭狂暴的推行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政策，例如：

1. 「烏克蘭民族解放陣線」(Ukrainian National Defence Front)最近即抗訴蘇聯秘密警察非法逮捕成百的烏克蘭各界著名人士，未經審判即關禁到監獄和各地的集中營。

2. 從蘇聯和烏克蘭的親眼作證者，指出蘇聯當局對待烏克蘭人民，遠較納粹對待猶太人為殘暴。因為迅速的迫害，怎能比得上這種長期煎熬所加於

民族信仰、人民權利、愛國思想和傳統文化的諸種壓迫。

3. 為民族正義而奮鬥的卓越烏克蘭鬥士，例如育利·蘇海維奇 (Yuri Shukhevych)，史雅托斯拉夫·卡拉文斯基 (Syatoslav Karavansky)，伊凡·史維尼奇尼 (Ivan Svitlychny)，涅雅契斯拉夫·科諾維爾 (Vyach eslav Chornovil)，雷奧尼·布尼屋斯克 (Leonid Plyusch) 以及其他無數的人士，他們均慘遭判刑，甚而被注射能破壞身體心智的毒劑。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更引起烏克蘭民族憤慨和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援。這些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又以瓦蘭廷·莫樂日 (Valentyn Moroz) 的案件更引起烏克蘭人注意。莫樂日是烏克蘭歷史學家，他被判長期徒刑，可以說無論從蘇聯法律或其他國家的法律裏，都找不出犯罪證據，足以支持其判刑的理由。唯一的理由乃是莫樂日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為抗議蘇聯集中營和監獄的暴行，而策劃「飢餓罷工」一百四十五天。^⑮

蘇聯共黨政權愈是壓迫烏克蘭人民獨立復國運動，烏克蘭人民愈是英勇不屈地戰鬥。烏克蘭人民比俄羅斯人民更珍愛自己的歷史文化，就是連俄國人自己有時也不得不承認。像這樣珍愛自己固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俄羅斯化」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再加上優秀的固有文化，毫無疑問的必然是烏克蘭復國運動的成功保證。

註⑭李方晨，俄國史話，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初版，臺灣開明書店，頁一六八。⑮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The Ukrainian Review*, Vol. XXI, No. 2, (London: the Ukrainian Publishers Ltd, Summer 1975), P. 8. ⑯ *Ibid.*⑰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8), PP. 67-87. ⑱ 張均然，蘇聯的煤、問題與研究，第三卷，第九期，頁七四。⑲ 謝天士，烏克蘭人的民族獨立運動，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十一期，頁七一。⑳ 同前註，頁七二。㉑ Jon P. Speller, 'Savinkov-Pilsudski Correspondence', *East Europe*, (August-September, 1975), p. 6. ㉒ *The Ukrainian Review*, Vol. XXI, No. 3, (London: the Ukrainian Publishers Ltd, Autumn 1975), PP. 8-10. ㉓ *Ibid.*, Yaroslav Stetsko, 'Ukraine in The World Political Framework', PP. 3-5. ㉔ *Ibid.* ㉕ 謝天士，「烏克蘭人的民族獨立運動」，頁七四。㉖ *The Ukrainian Review*, Vol. XXI, No. 3, P. 10.